



通過聯考，成了醫學生的一員，彷彿一切都變得那麼地順理成章——基礎醫學，臨床醫學然後成為「懸壺濟世」的醫生；雖然偶而會有些小挫折，但我們總相信難關總會過去的。難道「成功」就這麼容易嗎？

「見賢思齊」，我們的前輩已留下許多輝煌的行蹟供我們追循；然而更可貴的是，有許多前輩在一切都比美日條件差的情形下，或提升國內的學術水準，或致力於國內的醫療行政，而揚名於國際醫學舞台。

「本土醫學家」這個專欄，我們將陸續介紹這些既具本土性又有國際性身分的醫學家。我們希望避開冗長的年代大事記，而寫出醫學家的個性與成功的要素，並將錄下他們對台灣醫學生的建言……。

## 本土醫學家

# 手指切肝的林天祐

胡朝榮

從學醫到行醫的外科生涯，我是個夢的永遠追尋者，宛如在命運的渦流裏激盪流浪。在流浪之際，每有夢幻，便想起步追之。——林天祐——



## 一個實習醫生的故事

一九四一年的一個黎明，台北紅十字支部醫院裏一片寂靜，一位年輕的值班醫師剛剛完成一連一個多星期的值班工作，拖著疲憊而略感興奮的身子小心而輕步地走回他的家—醫院地下室裏的基礎代謝實驗室。這個房間是專供測定病人基礎代謝用的，除了滿屋子的儀器和佔空間的氧氣筒外，唯一可以容身的地方就只有一張供患者使用的低矮長枱，自然地，這張長枱便成了他別無選擇的“床”了。雖然昨晚緊急手術的緊張尚未完全消失，但是他似乎已非常習慣，不久便沉沉睡去。當醫院再度響起喧囂，忙碌的一天又將開始，而他也要精神抖擻地穿梭在病人與醫師之間。

自從台灣總督府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留在這所學校的附屬醫院擔任無薪的助手工作已經五年了，除了利用晚上不用的實驗室勉強解決住的問題外，吃的只有靠不斷地值班和病人贈送的餅乾與水果了，偶而一時接濟不上，醫院裏的茶水或洗淨的香蕉皮竟也成了裹腹的恩物！

「悠悠十年功，矻矻一夜苦，切除病患癌，不覺天已明」儘管生活如此困苦，由這首寫在快成了他日記的值班日誌上的“和歌”，我們依然可以感受他昂揚的鬥志。他對外科醫學的熱愛與對研究工作的執著，讓他在艱苦的臨床醫學研究上始終勇敢地努力不懈。這位年輕醫師就是後來以“手指切肝手術”（Finger fracture technic）聞名世界，並對台灣外科的質與量提升有莫大貢獻的林天祐醫師。

## 由講台跳進醫學殿堂

林天祐醫師，民國二年生，台北市人。與大多數的外科醫師一樣有著勇敢而熱情的個性，完成每一件事總要到盡善盡美的地步才罷手；更難得的，他又有一顆敏感活躍的心，彷彿周遭的一切都能引起他的關懷，而不顧一切地去追求心中的夢想，發揮令人嘆為觀止的想像

力和創造力。他就曾給自己下過一個註腳：「從學醫到行醫的外科生涯，我是個夢的永遠追尋者，宛如在命運的渦流裏激盪流浪。在流浪之際，每有夢幻，便想起步追之。」

他的第一個夢是成爲一位腰際佩劍，走起路來威風凜凜又可傳播知識給兒童的公學校教師；於是便進了台北第二師範學校，成爲一位“準老師”爲第一個夢想找到了落實的起點。可是就在敲叩智慧的大門之後，隨著年齡、知識的增長，與愛好哲學、文學同學間的研討和自己冷靜的思考，他漸漸了解到當一位殖民地上的教師，不過是統治者的傳聲筒罷了，況且自己有太多的熱情，絕不適合當一位自甘平淡的公學校教師的。「科學」與「藝術」是屬於整個世界的，也唯有她們才沒有種族和國籍的界限！心中另一種聲音在加強著！終於他在師範學校四年級時自動退學，並立即前往日本，準備追求他生命中的另一個美夢。種種因緣際會，林醫師又回到故鄉並考進了他心目中的「象牙之塔」—台北醫學專門學校，不僅成了它第十五屆的畢業生，也與這象牙之塔結下了終生之緣。

## 學校生活

台北醫專在當時是熱帶醫學的最高學府。師資中如生理學的中村教授、生化學的廣畑教授、解剖學的安達及杉山教授等，加上後來加入的寄生蟲學橫川教授、藥理學的杜聰明教授，都可算是一時之選。醫學生生活是充實而辛苦的；「我們同學，每天帶著便當上學。從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一邊聽教授們的講義，一邊一字不漏的抄寫筆記。這樣，一年復一年，差不多每天都一樣。有些聽不懂的地方，一下課，就借同學的筆記簿來，補抄漏掉的部分。」他回憶當年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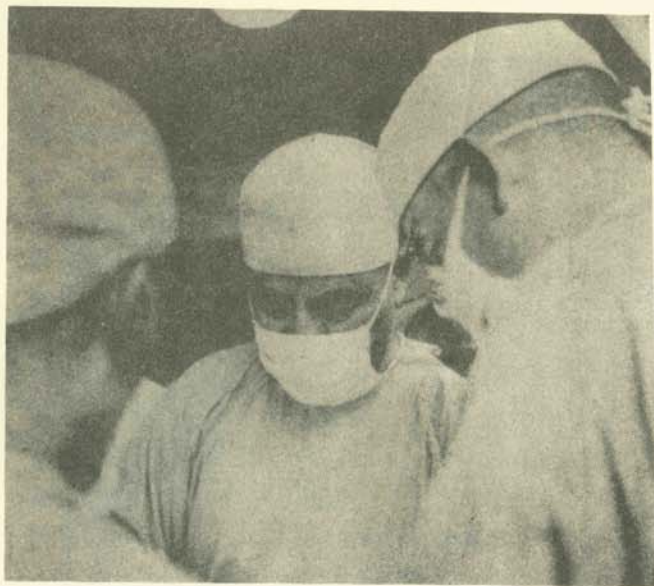
在平靜的生活裏仍有迷人的小高潮，那是來自解剖學與病理學的喜悅。林醫師對這兩門課興趣最高，成績也最好。尤其是解剖學，在溫暖的黃昏，對著圖譜與實物，造物主所塑造的一溝一孔和它們的拉丁文名字，就像精靈解

鑽進他的腦海，收穫與成就的喜悅不禁填滿了心胸。此外，由於時常幫忙病理科的實驗，對癌症產生了興趣。有天，他突發奇想，計劃建立一個對致癌物感受性一代比一代高的「癌家族」。他立刻買了十幾隻鼯鼠，暫時按捺下心中的高興與好奇，每天在它們剃過毛的皮膚上抹上瀝青，期望出現一個「瀝青癌家族」，可惜後來沒有成功，雖然他又試了一次仍告失敗，但是當時大膽假設的興奮，與實驗失敗後的沮喪真令他終生難忘！

進入臨床課程後，林醫師被當時外科的竹林教授流利的德語、乾淨俐落的開刀術及熱誠認真的教學所深深吸引，很快地成了外科門診的常客。到後來體育、軍訓甚至其他科實習也都偷偷地溜到外科門診參與手術，推推車、纏繃帶、調整无影燈、為操刀的教授拭去額上的汗水……，往往一個下午就這樣的渡過了。慢慢地，還沒有畢業他就“已經”是外科的一員了。

## 澤田外科

春去秋來，畢業的日子終於到了。由於父親早已賦閒，寄居在廟裏，母親和祖母也只能做點手工藝以貼補家用；幾年來的學費和零用金一直是當司機的大哥供給。如今一畢業該要自力更生了。可是開業是要一大筆錢的，而且他幫忙外科做的「甲狀腺機能亢進症」的基礎代謝測量有了不錯的成績，很受當時外科澤田主任的欣賞，實在不忍心就此罷手。於是他又一頭鑽進「象牙之塔」由無薪的第三助手幹起。五年忙碌的生活悄悄地過去，他已由第三助手升為第一助手，實際負起澤田外科裏裏外外的的工作。另外，這段日子，他的博士論文「瘧疾脾腫患者的新陳代謝」也完成了。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五年來受澤田教授的指導，學到了正確、慎重的臨床態度。他描述曾挪用公款為他出版論文的恩師：「澤田教授的手術，乾淨俐落，一刀，一針，都很嚴謹而慎重，並且奧妙無窮。」「每當他出現在醫院走廊的時候，病人們的情緒都會興奮起來。……他的一言一行都給病人帶來鼓舞的力量。」在潛移默化



下林醫師的一舉一動都有點這位留德權威的影子。 開刀中的林醫師

## 胸腔外科的第一步

太平洋戰爭，像一場惡夢般過去；台灣在歷經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後重回祖國的懷抱。日本人撤走後，醫院裏起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要接手日本人所留下的工作，又要迎接來自祖國的同胞加入工作的行列。另一方面，日常交談須改日語為國語，醫學研究或病歷填寫也要改德文為英文。總之，一切都充滿了革新的氣息。這時候，林醫師受到世界潮流的影響，決心研究「胸部外科」。他選定肺結核為研究主題，並打算採用日本鳥瀉教授的「平壓開胸術」為病人開刀。可是一開始便遇上難題，因為根本沒有病人對外科治療有信心，真是萬事起頭難啊！林醫師只好先設立「肺結核外科療法相談所」以開風氣，並每天騎著腳踏車不辭勞苦地趕往松山結核療養所，希望能說服病人。終於在民國三十九年，林醫師動了台灣第一個開胸手術。人在呼吸中一張一縮的肺臟，令人感受到生命力量的正在不停搏動的心臟，第一次出現在台灣外科醫師的眼前。所有辛勞都有了回報。這位病人不久便獲得痊癒；接著林醫師又陸續做了肺癌、食道癌等開胸手術；台灣的胸腔外科開始萌芽了。

## 赴美學醫

就在完成開胸手術不久，林醫師在妻子及私人英文老師的半強迫下報名了「China Foundation」的留美學生考試，結果所有參加考試的都不及格，當時的傅斯年校長只好為他們找好英文老師，好讓他們能夠順利成行。民國三十九年九月，林醫師揮別了親友，首途美國波士頓，投在當時最具權威的胸部外科專家Overholt 門下。在波城，他學到了世界最尖端的開胸術，也見識到了「閉鎖式麻醉術」的妙用。九個月後，他展開一連串參觀巡問的行程，打算在對這個醫學大國作最後的循禮後束裝返國。他最後前往紐約Columbia Presbyterian 醫學中心拜會Dr. Humphrey時，沒想到竟被Dr. Humphrey 熱情地留在紐約學習心臟血管的手術。留美期間，林醫師總盡量與美國人相處，以便學好英文；又每天把所見、所聞、所感，所學都一一用英文詳細作成圖表，再用打字做成記錄。這樣的努力，他在英文與醫學都有了很大的進步。

民國四十年，林醫師懷抱著「人生，就是奮鬥」的人生觀，回到國內，立誓要為台灣外科開創一個有聲有色的美景。四十一年，林醫師在台大醫院成立了胸部外科。當時醫院裏既無「開胸器」也沒有「麻醉器」，其他設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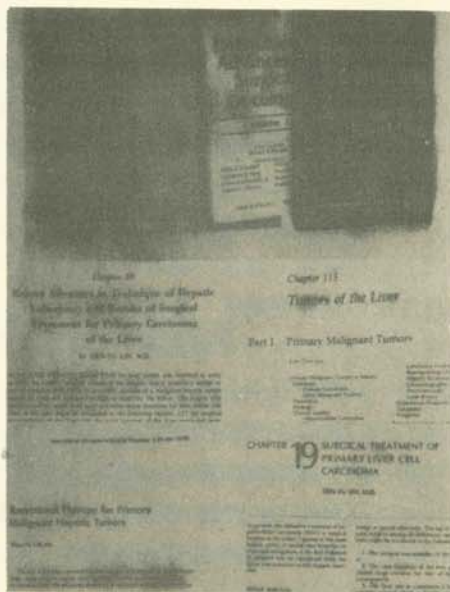
一概付之厥如。幸好，有人捐贈了一支小兒用的開胸器，又徵借國防醫學院的麻醉人才和設備，才勉強開始工作。也因為了解麻醉科的重要性，林醫師也大力鼓勵台大醫院麻醉科的成立。到了四十五年，凡是有關肺、縱隔竇、食道等各方面的手術以及研究，台大胸部外科都有了良好的成績。林醫師嘗說，醫學的研究，每當進展到某一層面，一定又會面臨更多的問題，就像走迷宮陣一樣，走過一個又有一個叉口，仍有無數條路可以繼續走下去。他們下一個目標是心臟手術！他們的病人是一位「後天性僧帽瓣狹窄症」患者。對那次手術，林醫師有精彩的描述：「打開心囊，心臟就像小青蛙一樣跳了出來。……由左心耳割開的傷口，很不容易的把食指插進心臟內，這時，血液忽然噴出，我自己的心臟也猛然激動起來。」這次手術也是台灣開心手術的先聲。

## 開心手術

民國五十年，林醫師再度赴美，專學開心手術。回國時也帶回手術必須的人工心肺。先以狗作實際的「體外循環」實驗。參與研究的醫師，包括目前台大外科主任洪啓仁醫師在內，對每一例都開會檢討，經過了兩年，動物實驗才告成功。可是施行在人身的第一例上即因血壓下降得厲害而失敗，第二例卻因血壓上升而無效。當時，大家都像迷失了方向。林醫師只好再回實驗室，反覆地再做各種實驗以充分追究血壓上升、下降的關係。總算在第三例中獲得成功。這位「大動脈竇動脈瘤破裂」的二十三歲男子，在手術中曾因心臟搏力震開縫線而一度告急，最後在縫合處按上Teflon 才穩住情況，終於在一個半小時「體外循環」的協助下獲得重生。

## 手指切肝揚名國際

「你將來若要作研究，希望你能研究世界上誰也不易研究的東西。」每當想亦師亦友的中山教授的忠告，林醫師總有說不出的遺憾。雖然胸部外科在國內已有了重大的突破，可是



林醫師為多種教科書撰稿

比較歐美卻仍落後甚多，況且在精密儀器國內無法配合生產的情況下，實在很難與他們並駕齊驅，更遑論超越他們了。於是林醫師漸漸把興趣轉移到國人罹患率相當高的肝癌上。我們知道，肝臟是由無數的動脈、靜脈、門脈所組成的血管球樣器官，佈滿了數不盡交錯複雜的肝管。它極易出血，但因本身脆弱，無法以結紮方法止血。歐美以往一向是先行處置肝臟外的大血管後，再作肝臟切除手術，不過這種手術法極花時間，而且在處置血管時易造成血管破裂，為此常常需要大量輸血，死亡率也高。林醫師由過去所經驗的肺區域切除法得到靈感，將手指直接插進脆弱的肝組織中，一邊弄碎肝組織，一邊把弄不碎的脈管（血管、膽管）像撈鰻魚一樣，從肝內用手指一條一條的拉起，再用鉗子，加以切離結紮。在輕輕用針一刺便血流不止的肝臟插入粗大的手指，第一次手術時林醫師的緊張可想而知。

成功再度證明它是屬於膽大心細的人：「手指切肝術」成了世界外科學矚目的焦點，各國的醫學會，著名外科教科書的編者都絡繹不絕地邀請林醫師為他們演講或寫書。林醫師並沒有把脚步停下來迷戀眼前的成功，一九七〇年發明了肝鉗子使「手指切肝」更安全化，七三年又發展出更簡化的「壓碎肝切法」，在國際醫學舞台扮演重要的角色。

## 醫學之外

林醫師在醫學之外，也有不凡的表現。他曾任全國射箭協會理事長，為推廣射箭運動不遺餘力。並參加芳蘭美術會，在忙碌的工作餘暇從事油畫創作。他也喜愛文學，對日本「和歌」頗有心得。

得知林天祐醫師正積極主編「中華現代外科全書」，以中文及自己的數據來寫外科學的教科書，再回想他對台灣外科所作的貢獻，不禁要為這位企圖心旺盛，又富創造力的本土醫學家獻上最高的敬意。

# 訪林天祐醫師



訪問：陳建宏

林峰正

胡朝榮

撰稿：陳建宏

## 緣起

在一個陽明山也開始飄雪的寒冷初春，一行三人迎著風，迎著雨，興致勃勃的來到坐落於仁愛路二段的林天祐醫師家。一開始令我們心中暗暗吃了一驚的是七十幾歲的林醫師身穿年輕人所喜好的牛仔褲，而且表情健朗，神采奕奕，自然地教這三個後生晚輩振奮起精神。寒暄幾句後，訪問的話匣子隨即打開。

中華現代外科全書